

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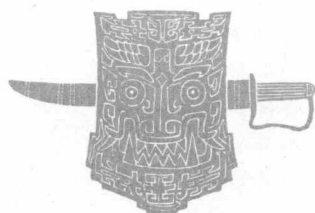


星星草

上卷

长篇历史小说 凌力 著

I247.4
312
31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凌力著

星星之火

上卷

北京出版社

·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·

星 星 草 · 上卷 ·

凌 力 著

出 版：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发 行：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

18.375印张 393,000 字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 41,000

书 号： 10326·91

定 价： 5.30元

序

戴 逸

一九七七年，有一位老同志给我送来了一部手稿，约九十万字，装订成厚厚实实的十大册，誊写工整，字迹秀丽，这是一个青年的处女作——《星星草》——的第四稿。当时，我还不认识作者凌力同志。因为这是一部描写捻军的历史小说，所以那位老同志要我从历史学的角度给这部小说提些意见。说实在的，开始我并不打算从头到尾读完这么一部大作品，只想抽读若干章节。但是，读了几章以后，我却被作品吸引住了，很快读下去，几天之内就读完了全书。

这部作品所写的捻军起义是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，是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继续。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，农民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很快熄灭，太平军的余部和原来在皖北作战的捻军结合在一起，在杰出领袖赖文光、张宗禹、任化邦等率领下，迎着枪林弹雨，继续战斗在黄淮流域的广大地区。全国范围的农民大革命已经进入退潮，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。可是，捻军战斗得那样英勇、那样机智、那样有声有色。他们击毙了骄横不可一世的僧格

林沁，打败了凶狠狡诈的曾国藩，牵着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一大批湘淮军将领东奔西跑，把各地清军打得团团乱转。捻军最后虽然失败了，但是，捻军英雄们坚强不屈的精神和光辉战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。

我过去读过一些捻军的史料，很喜爱其中的人物、故事，还讲过课，写过文章，但只停留在史事梗概的一般叙述上。读了《星星草》，一个个的捻军英雄形象在我脑际浮现出来，变得有血有肉，栩栩如生，使我得以共享他们喜怒哀乐的感情；我原先知道的故事梗概，充实了具体细节和生活气息，显得生动而丰满；史事有了发展、起伏、转折；各种场面千变万化，错综复杂，象一幅色彩绚丽、气魄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现在眼前。

凌力是一位年仅三十几岁的女同志，原来是学习无线电控制工程的。她化费了十年时间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。写历史小说不但要有文学修养，掌握文艺创作的规律，还要懂得历史，掌握丰富的史料。作者的思想感情要深入到已经流逝了的那个时代中去，熟悉当时的人物、故事、社会风俗、山川地理、语言服饰等等。作者必须通过大量地搜集、研究史料来间接地了解和体验过去的的生活，因此，创作历史小说需要长期、艰苦的准备。“十年辛苦不寻常”，凌力同志从一九六八年开始泛读史料，做准备工作，一九七〇年选定了以捻军为题材，进行写作。十年以来，这部作品大修大改，共有七次，积稿逾数百万字。这部历史小说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，读者自会做出公允的评价。凌力同志坚定而勇敢地走过了漫长崎岖的道路，用自己的才华和心血浇灌了《星星草》，把它奉献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花坛上。她的勤奋努力、锲

而不舍、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

一九六八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已窃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权力，把社会主义新中国推入血泊之中。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惨遭迫害，文化学术界万马齐喑，一片萧条。亿万青年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权利，他们有的被卷进大规模武斗，有的彷徨消沉，无书可读，无事可做。人民对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反革命夺权和文化浩劫缺乏思想准备。那时，凌力同志还是个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，入世未深，经验不足。她的家庭和其他革命家庭一样遭到了冲击。她看到人民的生活遇到挫折和不幸。她象所有正直善良的人一样感到迷惑、苦闷，尝到了世态炎凉，思想感情遭到巨大的压抑。当时的许多单位，两派对立，武斗严重，工作停顿，不能上班。可是她并没有沮丧绝望，并没有被逆境所压倒，也不随波逐流。她多次谈到写作《星星草》的动机说：“我当时对形势不理解、不满意，感到困惑、郁闷、不平。但是，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：不论在什么环境中，都要为人民做点事。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天职。正常的工作不能进行了，做什么呢？我同情当时被打倒的大批的革命干部，为他们鸣不平，想讴歌在逆境中坚持斗争的英雄。我从小喜爱文学和历史，于是决定创作一部历史小说，并且选择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，在革命低潮时期坚持战斗的捻军。我喜爱他们‘誓同生死，万苦不辞’的团结不屈的精神，希望反映他们可歌可泣、英勇悲壮的斗争。”这就是长篇历史小说《星星草》的创作由来。

青年人富于理想，而重要的是能不能把理想付诸实现。当时，凌力同志写作的条件十分困难，既无书籍，又无指导，没有写作经验，缺乏可以磋商的同志，一切都要孤身只

影地从头做起。更难的是没有可以安心创作的环境和气氛。在“四人帮”统治下，创作这样的历史小说，明明是触犯“四人帮”的文艺帮规的，可以想见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多少艰难和挫折。这部长篇小说第一稿的一部分，是作者在下放干校时写的。每天劳动以后，夜深人静，伙伴们已入梦乡，但是作者忍受着疲劳困乏，在一盏油灯下顽强地写作。“要为人民做点事”这一坚定的信念，在她身上唤起了无穷的力量，推动着她克服千难万阻，坚持不懈地学习、探索、写作、前进。

在这个时期，我们所熟悉、敬爱的老作家们被迫放下了笔，有的还被迫害致死。“四人帮”要全部消灭文学艺术。不！他们是不能得逞的。你看，我们那些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才华，象凌力同志那样的青年们，在困难的环境中，顶住压力，拿起了笔，自觉地继承着老一辈作家的事业，十多年来，勤奋努力，默默无闻，埋头苦干着！

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在扫除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我们的文化事业复苏了，逐渐地生机盎然，文艺园地上新芽萌生，鲜苞怒放，嫩叶扶疏。《星星草》，这个作者十年劳动的成果也得以公开出版。

“要为人民做点事”，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脑海中，它是过去凌力同志处逆境而坚持工作的力量源泉；今后还将鼓舞着她继续前进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。这句平凡而简单的话，表达了作者的革命情操和理想。在此，除了向读者推荐这部作品之外，我还愿以作者这种一心扑在事业上的革命精神，与在各条战线上为早日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同志们共勉！

主要人物表

- 赖文光——太平天国遵王，捻军统帅
- 张宗禹——捻军青年将领，黄旗旗主，太平天国梁王，西捻军统帅，绰号“小阎王”
- 任化邦——小名任柱，捻军将领，蓝旗旗主，太平天国鲁王
- 牛宏升——捻军将领，黑旗旗主，太平天国荆王
- 李 允——捻军将领，白旗旗主，太平天国魏王，绰号“李大肚子”
- 罗立海——太平天国英王麾下五旗营红旗营官，捻军青年将领，绰号“红猿头儿”
- 罗晚妹——捻军女师将领，罗立海之妹
- 范汝增——太平天国首王，捻军将领
- 刘三娘——捻军女师师帅
- 张皮绠——捻军小将
- 任生彦——回民义军首领
- 马艳魁——回民义军首领
- 李如秀——湖北襄阳府秀才

郑玉莺——江西名妓

卢腾海——化名童荣，江洋大盗，绰号“浪里蛟”

僧格林沁——清朝科尔沁亲王，平捻钦差大臣

曾国藩——字涤生，清朝协办大学士，两江总督，一等毅勇侯，湘军统帅，平捻钦差大臣

李鸿章——字少荃，江苏巡抚，署理两江总督，一等肃毅伯，淮军统帅，平捻钦差大臣

左宗棠——字季高，又字太冲，左系湘军统帅，陕甘总督，平捻钦差大臣

曾国荃——字沅浦，湖北巡抚，曾国藩之弟，排行第九，人称曾九帅

陈国瑞——字庆云，记名提督，处州镇总兵

刘铭传——字省三，淮军铭字营统领，直隶提督

潘鼎新——字琴轩，淮军鼎字营统领，山东按察使

周盛波——字海舫，淮军盛字营统领，记名提督，凉州镇总兵

刘秉璋——字仲良，淮军良字营统领，江苏按察使

李昭庆——字幼荃，淮军幼字营统领，李鸿章之弟

鲍超——字春霆，湘军霆字营统领，一等子爵，浙江提督

郭松林——字子美，清军松字营统领，福山镇总兵

杨鼎勋——字少铭，清军勋字营统领，湖南提督

刘松山——字寿卿，老湘营统领，广东陆路提督

郭正武——捻军降将

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，从那时起，为了反对内外敌人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，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！

大火猛烈地燃烧，浓浓的烟柱直透天际。绛紫色的烟焰在小镇上空整天屯结不散。这个游河上船的小镇，已经在西北太平军和清军的最后一次大决战——霍山黑石渡之战中被摧毁了。黄昏以后，战场的中心向东移去，这里没有了枪声和呐喊声。镇上的火光渐渐黯淡下去，月亮慢慢地爬出来，寂寞的天柱山露出了隐约可辨的身影。小镇西面四五里，是一片空旷的野地。旷野里到处可见血肉模糊的尸体，胸前插剑的，背后中枪的，双方扭扭着咽喉的，彼此把长矛刺进对方胸膛的。这里的空气凝固似地停滞着，没有风吹树叶的飒响，也没有秋虫唧唧的声鸣。只有漫地生长的星星草，偶而在微微摆动。

突然，一阵征马的长嘶划破了深夜的沉寂，仿佛在呼喊看谁。一匹枣红色的战马，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来。

第一章

大火猛烈地燃烧，滚滚的烟柱直透天际。绛紫色的烟焰在小镇上空整天屯结不散。这个渭河上游的小镇，已经在西北太平军和清军的最后一次大决战——霍山黑石渡之战中被摧毁了。黄昏以后，战场的中心向东移去，这里没有了枪声和呐喊声。镇上的火光渐渐黯淡下去，月亮慢慢地爬出来，巍峨的天柱山露出了隐约可辨的身影。小镇西面四五里，是一片空旷的野地。旷野里到处可见血肉模糊的尸体：胸前插剑的；背后中枪的；双方扭扼着咽喉的；彼此把长矛刺进对方胸膛的。这里的空气凝固似地停滞着，没有风吹树叶的喧响，也没有秋虫唧唧的声鸣。只有漫地生长的星星草，偶而在微微摆动。

突然，一阵征马的长嘶划破了深夜的沉寂，仿佛在呼喊谁。一匹铁青色的战马，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来。

铁青马已鞍辔全无，只零落地吊着一副马嚼子；颈部有一大片粘稠的血迹，后臀也被鲜血染遍。它一步一瘸，蹄声缓慢而小心。它扭动着披满长鬃的脖颈，分明嗅到了什么，径直走向一株独立在旷野上的参天大树。它站住了。

大树下，蓬蓬勃勃的星星草丛中，躺着一个人。铁青马低沉地吠叫，依恋地嗅着他，舔着他。接着，它四蹄蹒跚，紧傍着这个人卧倒了。月光透过稀疏的枝条，斑斑驳驳地洒在这个人的脸上：早生的华发，清癯的面庞，深陷的眼窝，高耸的颧骨和纸一样惨白的容颜。

不是被低沉的马嘶唤醒，就是被马的体温暖热，他渐渐苏醒过来了。他困难地抬起手，抚摸铁青马那潮湿的前额和粗糙的长鬃。当他摸到马嚼子时，便使劲抓住，用尽了全身的气力，昏厥了几次，终于跪起身，艰难地爬上马背。又一阵剧烈的疼痛袭来，他全身一晃，猛然向前扑倒在马背上，不动了。

铁青马感到了这一切。它轻轻摆了摆耳朵，慢慢站起来，忍住臀部肌肉不停的抽搐和颤抖，迈开四蹄走了。离开这棵大树，离开这片战场，走向苍茫的远方……

大树周围又归于沉寂。清冷的月色更增添了冰凉的死气。

三星向南了。从西面疾驰而来的一支小部队，踏碎了月影，打破了静寂。他们大约三十多人，迅速地分散到这片战场的各处，在战死的人们中间翻看寻找着什么。他们动作敏捷灵活，轻手轻脚，偶而交谈几句，也尽量压低声音：

“喂，有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只有两名侍卫的尸体。”

“要不要回禀旗主？”

“别忙，再找找！”

他们翻看了这里所有的尸体后，陆续地向大树下站着的一个人报告：

“报旗主，没有找到。”

“报旗主，西头和北头都没有。”

“报旗主，我们找到一个弟兄，胸口还温乎，能救活……”

被大家尊称为旗主的那个人，全身捻军戎装，头戴红巾，身著黄色战袍。晴朗的月下可以看到他紧锁的双眉和闪闪发光的眼睛。他焦虑地对这片战场望了望，命令道：“把受伤的弟兄背回去，剩下的人跟我再搜索一遍。”

他们的声音渐渐渐远。他们的身影消溶在黯淡的夜色中。

东边传来一阵杂沓的马蹄声。一串火点向这里游动，越来越远。原来是一支五六十人的队伍，打着火把，提着灯笼。有几个官员骑马，一路喧嚷着来到树下。这是一队清兵。

官员们勒住马，领队的大声命令道：“快去找！凡找到苏克金都统遗体的，王爷有重赏！”

兵勇们立即应声四散，灯笼和火把象萤火虫一样飞满战场。他们是奉僧格林沁王爷的命令来搜寻大将苏克金的尸体的。

官员们纷纷下马，在树下议论着：

“苏克金都统阵亡，王爷可是雷霆大发呀！”

“诸位，这恒龄、巴扬阿、舒伦保、舒通额、苏克金，

乃是王爷的五虎上将。如今苏克金殒阵，折了虎将，王爷岂能不怒？”

“听说王爷已檄令陈国瑞前来助战，不知缘何尚未抵达？”

“唉！一个汉人，算得了什么！不过，认真说起来，这次黑石渡决战，是以小失而获大捷的！”

“这个自然。发逆天京失守，西北长毛东援乃成画饼。如今，陈得才、马融和等发逆被困于南；赖文光、张宗禹、任化邦等发捻合流被围于北。只要不让他们南北呼应而突围，这剿匪功成是指日可待了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他们狂笑起来，完全忘却了寻找阵亡的大将遗体应当默哀肃穆的常情。

“禀大人，都统大人的遗体找到了。”一名兵勇兴冲冲地跑来报告：“只是都统大人的顶帽和佩刀都不见了。”

“嗯，那一定是长毛拿去报功了。”领队急忙问：“在哪里？”

兵勇恭敬地说：“奴才给大人领路。”

几个官员鱼贯而行，从大树下走向月亮地里。突然，旷野上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。一盏灯笼远远地飞上了天，一个兵勇扑通倒地而死。紧接着，四下里几十具尸体都跳起来，呐喊着，抡刀向清兵砍去。刀锋蘸着月色，上下翻飞，闪着寒光。清兵惊吓得毛骨悚然，一帮人鬼哭狼嚎，抱头就跑。可是飞身追来的“尸体”，刀起刀落，一个也不放过他们。最后，只有那个领队的官员爬上快马，一溜烟地逃了出去。

这是先来的那三十多名捻军。

旗主沉脸问道：“谁先动手的？”

一个年轻的弟兄向前跨了两步，低头说：“是我。那个清妖踩了我肚子一脚，痛得我吸了口气，叫他发现了，要用刀砍我；我只好先下手把他宰了。”

旗主的脸色稍为和缓一些，说道：“这很危险。如果清妖多，我们可就吃亏了。现在立即撤回山去。清妖很快还会来的。”

另一个弟兄说：“可是遵王还没找到呢……”

旗主轻轻吁了口气，眉宇之间流露出冷静和机智。他迅速斟酌了一下，说：“先撤回去，看看其他各路寻找的情形再说。”

三十多名捻军，比来时增加了几匹俘获的战马，驮着负伤的弟兄，轻捷无声地离开了这片旷野，向西奔去。象刚才突然出现一样，他们又从这里倏然消失了。

大别山东麓，山势逐渐向平川倾斜下去，迂曲回旋，参差不齐地长了许多矮树和灌木丛。远远望去，活象一层毛茸茸的地毯。山坡上，到处是青翠的竹林。山顶上，笔直高大的杉树仿佛擎着蓝天。明亮的月下，山色空濛，莽莽苍苍，宛如一幅泼墨染就的山水画。

丛山中一个突出的山梁上，透过竹叶树影，几点红红的火星一明一灭地闪烁着。十几名捻军和太平军首领聚集在这里，有的坐着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有的躺着。明灭的火星，是几个人在抽旱烟。没有人讲话。大家都在紧张地盯着那条进山的路口。焦灼的心情，因为沉默，而愈加明显。

“快看！又回来一队，大概是张旗主！”竹林外的卫兵小

声而急促地报告。竹林里的人们一齐站起来，遥望着影影绰绰的队伍，寄托着满腔希望。

回来的一队人马走到竹林外，卫兵和弟兄们迎出去行礼。这是捻军黄旗旗主张宗禹领着的那三十多人。蓝旗旗主任化邦，黑旗旗主牛宏升，白旗旗主李允等随着围了上去。他们看见队伍中依然没有遵王，就都没有再说什么。只有任化邦走到张宗禹跟前，看着他战袍上的血迹，问道：“撞上清妖了？”

张宗禹点点头：“宰了他五六十，得了几匹马。”

任化邦又问了一句：“也没有找到？”

张宗禹紧紧攥了攥任化邦的大手，摇了摇头。

任化邦，是个魁梧得象座铁塔般的汉子，满脸的络腮胡子乍开来，痛苦地摇了摇身边的一竿竹子。只听得咔嚓一响，那竿胳膊粗的竹子被拦腰折断了。竹林里的人们望着他，还是缄默无语。大家的心里都翻腾着一个问题：找不到遵王，怎么办呢？

春天，西北太平军得到天京告急的文书。扶王陈得才、遵王赖文光、枯王蓝成春、启王梁成富率领三路大军从汉中、关中、陕南星夜兼程东下，一路上会合了河南捻军陈大喜部、安徽捻军张宗禹、任化邦部，五十万大军，金戈铁马，直扑天京。

清廷对这支大军十分惊惧，除了诏示围攻天京的湘军加紧破城之外，急忙抽调王牌军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，辅以北楚军、河南豫军和安徽皖军，在陕豫边区到鄂皖交界的千里战线上，围追堵截，展开了一场血战。

当战争进行到最紧张、最激烈的关键时刻，天京陷落的

噩耗传来，西北太平军在精神上受到致命打击，遭到了自辛酉十一年远征以来最惨重的失败。不久，清军在安徽霍山黑石渡又一次大败西北太平军。这是两军主力一次最后的大决战。战役接近尾声时，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师，以百骑为一纵队，万马驰骤，横扫了百里战场，很快就把太平军、捻军截为两段，分头包围起来。扶王陈得才、天将马融和及河南捻军陈大喜部，被围在南边；遵王赖文光及张宗禹、任化邦、牛宏升、李允等安徽捻军被围在北边。赖文光在掩护大军撤退时，领兵断后，血战了两天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
捻军首领派出几支小分队去寻找遵王，但均未找到。因此，弟兄们的心情都很沉重。任化邦猛地站起来，一拍大腿，喊道：“来人！带马！我再去找！”

张宗禹一把拦住他：“柱哥，天快亮了，不行啊……”话未落音，他突然倾身向前，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。他目不转睛，竭力要从迷茫模糊的山野上分辨出什么来。他的动作，吸引了其他人。大家拥到竹林边，向山下张望。

山外小径上，一簇灰色的小点，缓慢地向山脚移动，时而停止，时而徘徊。慢慢地，它向山脚靠近了。月光显示出这个灰点是一匹马。马背上似乎还伏着一个人。

任化邦、张宗禹率着卫队飞身下山，从几面包抄过去。张宗禹走在最前面。快到山脚下时，那团影子不动了，传来了一匹战马悲哀低沉的长嘶。张宗禹已看清伏在马背上的骑者穿着一领黄色的战袍。

铁青马已精疲力尽。身上多处伤痛，大半夜的奔驰，耗掉了它所有的力量。当张宗禹、任化邦来到它面前的那一瞬间，它四蹄一软，扑倒在地上。马背上的骑者也被猛然甩落